

兩依藏博物館 櫛・簪・笄收藏品

若宮隆志



櫛・簪・笄的屬性

這次為了調查兩依藏博物館收藏的 5,000 件櫛・簪・笄藏品，才讓我有此殊榮過手這些美麗的藏品。在這麼龐大的數量當中，我們先從其中挑選了 337 件，包含有蒔繪 232 件、玳瑁 30 件、琉璃 15 件、象牙 21 件、金工 26 件、其他

13 件，之後又再做了一次篩選，總共挑選出 175 件藏品，並以蒔繪為重點開始進行詳細的調查作業。

蒔繪是漆工藝技法之一，在漆器、玳瑁、象牙、木材等的表面上使用漆畫出紋樣，並在漆完全硬化之前灑上金粉、銀粉等金屬粉，運用漆的接著力使這些金屬粉能夠附著於表面的技法。蒔繪的種類有高蒔繪、研出蒔繪、平蒔繪以及平文螺鈿等，櫛、簪、笄就是交錯運用這些不同的蒔繪技法來進行裝飾。

簪的素材為玳瑁與金屬製品，在其上大多是以珊瑚、蒔繪、金銀工藝等技法來製作花草、動物等模樣裝飾，簪的字義源於「頭插(かざし)」，起先是使用於祭祀神靈之際將裝飾有植物的簪插在頭髮或冠頂上以藉植物的生命力來驅妖除魔，作為護身的道具來使用。

髮櫛(梳子)是具有梳髮整髮的實用性以外也具備陪襯髮型的裝飾性，同時也被認為與簪一樣賦有驅妖除魔的護身作用。日本最老的神話「古事記」中提到：

「一位名為須佐之男命(Susanoo no Mikoto)的神明被趕出高天原(Takamagahara)這地方，遇到了美麗的櫛名田比売(Kushinadahime)想娶她為妻，於是就被要求以制伏棘手的八岐大蛇(Yamata no Orochi)為條件來交換迎娶美麗的櫛名田比売。當須佐之男命要前往制伏八岐大蛇時，他運用神力將櫛名田比売轉變為一把櫛(梳子)插在自己的頭髮上前去迎戰，也因為他把這支特別的櫛插在頭髮上之故而得到不可思議的特別力量，很順利的制伏了棘手的八岐大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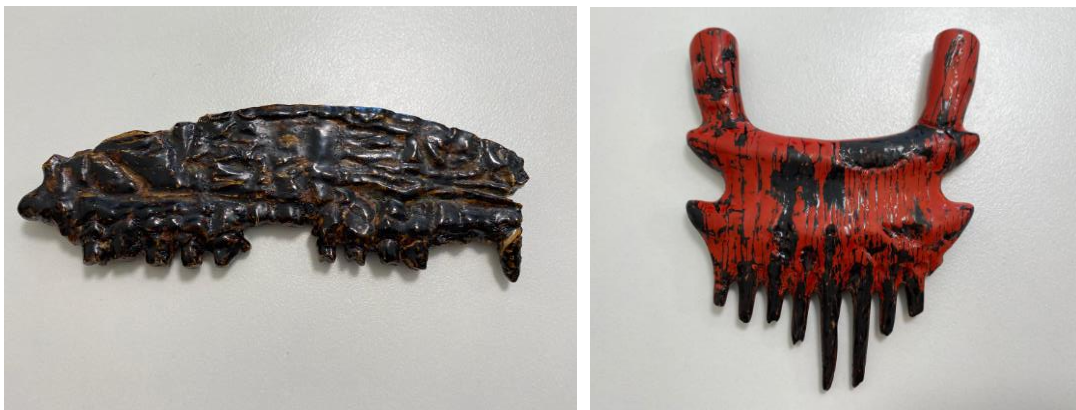
此外，髮櫛以畫有蒔繪的玳瑁材質或是畫有蒔繪的漆塗木胎居多，蒔繪的模樣也都附有特別的意義，比方說，採用源氏物語中的和歌為題材描繪出來的「初音調度(嫁妝)」，就是藉由蒔繪的文樣隱藏著雙親祈望女兒出嫁後能夠得到夫家的關愛並得到幸福的心情。

笄(簪，kōgai)也同樣是以裝飾有蒔繪、螺鈿的漆器與玳瑁材質居多的結髮道具。古時候的人沒有每天清洗頭髮的習慣，所以這也是拿來搔頭皮的道具。日本的漆藝史研究專家灰野昭郎先生(1941-2008年)的著作「櫛・かんざ

し」中有寫到，「笄是髮搔，日語為 kamikaki，漸漸轉換為 kōgai”。

繩文時代的漆塗櫛

日本石川縣內有一處「三引遺跡」，從那兒發現了 7,200 年前的古老漆塗櫛。因此，我為了想讓更多人知道漆器其實是從新石器時代就已經與日本人的生活產生了密切的關係，所以研究了出土於三引遺跡與鳥浜貝塚遺跡的兩把櫛之照片與資料，使用木彫與漆塗的方式製作重現了這兩把有歷史價值的櫛。



2016 年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舉辦「The Art of Takashi Wakamiya Contemporary Japanese Lacquer」中展出這 2 把重現的漆塗櫛（梳子）。

繩文時代(約公元前 14,500–300 年)的漆塗櫛並非單純只有實用的目的，推論當時的櫛是一種具有咒語魔力的象徵物，祭祀主在舉行祭祀儀式時將它戴在頭上作為一種特別的裝飾品。在現代日本的生活中也有一些不常被使用的手箱、御重箱、椀、酒碟等過時的漆器也是有被賦予吉祥的模樣，這些也是為了祈求家庭圓滿、消災避難等具有驅妖避邪的作用以求保平安的漆製品。

從這樣的觀點來看，這一次進行研究調查的櫛·簪·笄應該都是日本江戸 (1603–1868 年)、明治(1868–1912 年)、大正(1912–1926 年)、昭和(1926–1989 年)初期時代，家人或雙親藉由這些髮飾來表現對女兒的期許，並且能看出那些職人們的製作氣魄極力的想要答覆客人的心靈期許。

敘說兩依藏博物館的櫛、簪、笄收藏品



髮梳和髮簪一套

製作：はし一

二十世紀

玳瑁、蒔繪和銀

髮簪長 14.5 公分

兩依藏博物館藏 (LYMC-094A B)

在現今的時代裏白漆仍然是很稀少的，要能夠做出那麼美麗的白色還是很困難，僅管是將白色顏料加入透明度極佳的上質漆內捻揉調製也只能調出象牙色無法做出純白色。塗製後放置五年顏色也會變化，白色會更白，但是還是達不到純白色。以前是使用粉化後的水溶性有機色澱顏料或鉛白加入生漆中經過長時間的攪拌捻和來製作白漆，現在則是使用鈦。

利用切金排列出兩個接連在一起的圓形模樣，由於當時的時代背景是沒有所謂的戀愛結婚，嫁女兒就是賦有連接兩個家族的效益，日語稱圓形為「輪」(wa)，這個發音跟和平的「和」(wa)一樣，所以這個模樣就是藉著諧音雙關的方式來連接兩家，並以沒有突角的圓形來祈求表現萬事圓滿、和平之意。



髮梳

はし一

二十世紀

玳瑁和蒔繪

長 9 公分

兩依藏博物館藏 (LYMC-856)

這把是玳瑁的梳子，以綠色的漆塗為底並雕繪出波文的模樣以呈現青海波的紋樣再加上金的切金來表現波浪的感覺，梳子上有一個簽名「はし一」，這個簽名如果是刀鞘塗師橋本市藏（1817-1882 年）的話，他正是發明製作媒竹、青竹等變塗法的名人。

青海波的一個由來是源氏物語中光源氏和他的好友頭中將一起翩翩起舞的有名場面「紅葉賀」，他們舞蹈的曲名就叫做青海波，意指永不停息的波浪能夠為大家帶來延綿不斷的幸福。



髮梳

羊遊齋

十九世紀

木、漆、蒔繪和珊瑚

長 9.4 公分

兩依藏博物館藏 (LYMC-368)

這件作品利用珊瑚來表現南天竹果實的紅潤色彩，以銀粉來表現雪，葉片的部分則是使用高蒔繪的技法來堆高表現。雪景能讓人想像寒冷的冬天，而紅潤的南天竹果實就像是告知我們溫暖的春天必定會來臨。

羊遊齋是眾人皆知使用江戶琳派畫家酒井抱一(1761–1828 年)的畫作為原稿的蒔繪師，這個模樣與中國宋代文人喜好的畫作「歲寒三友」松竹梅中的梅花意境相似，意旨出嫁的女兒儘管是在辛勞的環境下生活但只要能夠咬緊牙根渡日一定會有雨過天晴的時候。日語「南天」的發音為(nanten)，取其諧音雙關的方式，南(nan)通於「難」(nan)，天(ten)通於「轉」(ten)，意指轉禍為福，在髮簪上賦予這樣的模樣就是想祈求女兒能夠化禍成福度過難關得到幸福之意。



髮梳

十九世紀

木胎蒔繪和珍珠母

長 13.6 公分

兩依藏博物館藏 (LYMC-112)

使用大量的金粉敷蓋整體做了金地之後，又以高蒔繪畫出胡枝子再鑲上厚貝雕飾出來的蝴蝶模樣是美麗又奢華的蒔繪。蝴蝶是從蛹蛻化變成美麗蝴蝶的昆蟲，這美麗的蝴蝶模樣就象徵著雙親對未嫁女兒的期許，祈求女兒能夠像蝴蝶一樣從毛蟲蛻化成美麗的蝴蝶並嫁到好人家。



髮梳

十九世紀

木胎蒔繪和珍珠母

長 13.3 公分

兩依藏博物館藏 (LYMC-115)

金底的梳子上以高蒔繪技法裝飾了朝顏，花瓣則是用厚貝與金板來裝飾、這是一種非常華麗鮮豔的蒔繪表現。朝顏又稱為「牽牛花」，牽牛意指牛郎星，牛郎與織女雖然一年之中只能在七夕相見一次但是卻是真心相愛著彼此。因此這模樣或許意味著希望能夠遇到自己相愛的對象。



髮梳

齋藤

十九世紀

木、漆和金

長 10.9 公分

兩依藏博物館藏 (LYMC-236)

以黑漆塗滿全面，又同樣以黑漆來描繪松樹與雲雷紋的意境是故意要做的不醒目很有個性的蒔繪。白川靜(1910–2006 年)著作《常用字解》中提到，閃電是上天神明展現給人民看的威光，「電」字的「电」也為「申」字，而「申」則是「神」字的原型，在這裡使用黑漆的光澤來呈現雲雷紋的雷光，將這梳子插在語音與「神(kami)」相同的「髮(kami)」上一定是含有特別魔力的意思存在。松亦是吉祥的象徵，松(matsu)字的語音同於等待 (matsu)，這或許是有雙重的吉祥象徵，期待有好消息來臨之意。

總結

古日本髮型及髮飾在數世紀以來不斷演進。兩依藏收藏超過 3,000 件用料及技藝豐碩的髮飾，為廣大對日本工藝及漆藝感興趣的觀眾與研究者的寶庫，提供了解江戶 (1603–1868 年) 到大正時代 (1912–1926 年) 社會經濟及時人傳統生活方式的豐富資源。而且更重要者，這收藏反映出匠人傾盡全力、力求完美 (一生懸命) 的職人精神 (shokunin kishitsu)。

職人精神無疑是日本工藝的重要支柱，力求將其作品灌注職人的心、性、意、力。直至今日，即使傳統髮飾只見於習俗節慶而不再為人日常所配戴；職人仍以與古代大師並駕齊驅的手藝製作作品，呈獻出令人印象深刻並啟蒙思維的標緻藝術傳統。